

永續發展的沉思

永續發展已經逐漸成為一般人所接受的經濟開發理想模式。不過究竟要怎麼樣才能達到永續開發目標，從一九八七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一本叫「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中提出來，到現在十多年間似乎還沒有作出定論。近年來歐洲、北美、日本、中國大陸洪水頻傳，經過多少年來深凍的北極冰山也有鬆動現象，可能是一種正常週期性變化，也可能是由於地球環境系統失去了平衡。如果真是後者，我們是不是有足夠時間，來摸索走向永續發展之路，實在令人耽憂。現在我們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似乎是應該向那一個方向，放下我們前進的腳步？也許歷史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線索。

西元前二一九年始皇28年，秦始皇一行人馬，浩浩蕩蕩來到過去叫魯國，現在是山東省的地方。在那時候，秦始皇的聲勢，正是如日中天。兩年前始皇26年，秦國消滅了主要對手戰國六雄中，最後頑抗的齊國，統一中國。版圖之大，國勢之盛，遠超過過去富具傳奇性的所謂三皇五帝（關於五帝，歷史上有不同說法，一般認為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和顓頊）時代。於是廷尉李斯等重臣聯名上表，奏請秦王應該考慮有個響亮的正式名號。傳統三皇中的天皇、地皇和泰皇（三皇名稱係根據史記始皇本紀資料），以泰皇最尊貴，因此建議用泰皇這個名號。不過秦王卻另有想法。他去掉泰字，留下皇字。並且認為他這萬人之上的地位，應稱為帝，合起來成為皇帝，自己創紀錄成為中國第一個皇帝。想不到皇帝這個名詞，從此和中華文化結下了不解的姻緣。即使在推翻

專制皇朝，進入共和後，皇帝這個名稱，仍然陰魂不散，處處可聞。如果真要算起智慧財產權來，恐怕還得歸給秦始皇他老人家。在當時秦始皇心目中，三皇五帝算是老幾？普天之下，唯我獨尊。只要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例如有一次在山東泰山山腳下，突然遇到傾盆大雨，正好有一棵大樹可以避雨，龍心大悅，立刻將此樹封為五大夫。事實上那時候，秦始皇也很可能是整個地球上最有權力的強人。因為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早已在一百多年前西元前三二三年逝世。羅馬帝國的凱撒大帝，也還要等到一百多年後，西元前一〇〇年時才誕生。細數全球歷史英雄人物，當時的確是秦始皇獨領風騷。可是秦始皇這個強人，在山東卻做了一件和他一般行徑頗不相配的事情，就是封禪泰山，望祭山川。而且我們可以相信，他這麼做，並不是像現代政客那樣，只是為了作秀，而是完全出自內心對自然的尊重。理由是，第一他不需要作秀。第二在他臨死那年，西元前一〇年始皇37年，他巡遊到浙江時，竟然特意渡過錢塘江，到會稽（今紹興），去拜祀治水的大禹，充分點出了他對自然有關人物的重視，**1**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筆者軍中服役，一度駐紮在紹興鄉下的禹王廟裡。雖然廟宇是後來重修的，但秦始皇到過的應該也正是這個地方。回想起來，雖然不少人以暴君批判秦始皇，我仍然覺得能和尊重自然的秦始皇先後共處，深感有幸。

對一般現代人來說，秦始皇這種勞師動眾，千里迢迢從咸陽到泰山去祭山川，完全沒有必要，甚至有些荒謬。這種反應是很可以瞭解的。主要理由是西元十七世紀從歐洲開始的啟蒙運動，

導致現代科學和新思維的興起。在過去，人們認為雷電風雨，日出月落等種種自然現象。都是由於眾神在後面操縱。人類在上帝的意旨下，安居宇宙的中心。花香鳥語，正是上帝為人類所作的安排。可是早在西元一五四三年，哥白尼發表「地動說」，認為地球只是環繞太陽轉動的行星。人類並不生活宇宙中心。約一百年後，伽利略利用望遠鏡觀測天體，結果充分肯定了哥氏的理論。在西元一六八七年，牛頓提出萬有引力理論，解釋星球運行的原理。從此人類們開始覺得，自然現象並不需要神的力量。西元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認為萬物都會隨著生存需要而蛻變。達氏後來又在西元一八七一年進一步發表「人的來源」，指出人的老祖宗應該是猿猴。這和聖經上所說上帝創造人和萬物的觀念，完全不同。西元一九〇五年司脫拉從岩石分析結果判斷地球的形成，至少是在20億年以前，又和神學家根據聖經推算，宇宙是創造在西元前四〇〇四年10月22日完全不同。從這些發展來看似乎顯示自然界的種種現象，不僅用不著借重神的力量，事實上有時候神的觀點，反導致不符實際的結論。因此社會上居然出現了無神論者，意圖全盤摧毀神的世界。

對於科學和新思維步步進迫，最先受到衝擊的，不免是建立在神的基礎上的宗教。為了應付這種趨勢，從西元十三世紀開始，羅馬天主教便設立了異端裁判所，用處以極刑的手段來對付從事科學研究和提倡新思維人物，正式發動宗教的大反擊，據記載，僅西班牙一地，異端裁判所第一任大法官就以死刑或火刑處決了二千人以上。事實上連伽利略也受到審判，怕得不得收回支持哥白

尼「地動說」的理論，但是仍然免不了受軟禁處分。說來令人難以相信，羅馬天主教會的異端裁判所，直要到西元一九〇八年才正式裁撤。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異端裁判所並沒有成功仰制科學的發展，歐洲仍然成為現代科學的搖籃。科學發展到現階段，甚至酗酒，犯罪傾向，都可以在遺傳因子中找到跡象，神的存在好像已經完全沒有必要，可是過度迷信科學萬能，也免不了踏上過猶不及的覆轍。首先發出疑問的，竟然是鼎鼎大名科學家愛因斯坦。他提出的「相對論」，完全否定了牛頓力學所顯示，一切有條不紊的宇宙，並且指出宇宙實際上充滿了混亂和不定的變數，似乎不是純粹由科學可以解釋，因此曾經說過：「科學沒有宗教是跛子，宗教沒有科學是瞎子」。

西元一九四八年格茂創議形成宇宙的大爆炸理論，認為世界是在瞬間形成，太空中霎時充滿了由爆炸所產生的放射線。一九六五年兩位科學家的發現證實了這種放射線的存在。到西元一九八九年，人造衛星甚至測出這些放射線的分佈情形。兩者似乎都肯定大爆炸理論的可信度。雖然沒有人說這個大爆炸是由於神的意旨，但宇宙居然是像聖經所說，在極短時間內形成，實在令人驚異。西元一九二二年教宗約翰保羅二世，正式為天主教會迫害伽利略道歉，並且接受進化論的觀點。不過他進一步認為，現代科學的一切，其實都是在上帝的大計畫之中。在這一點上，教宗倒並不孤獨。英國劍橋大學物理學家白肯漢曾說過：「想一想自然法則必須要多少細緻，才能產生今日大家

所見的花花世界？這中間一定有其特別原因」。後來他爽性放棄科學，改行成傳教士。因發現雷射光而得到西元一九六四年諾貝爾獎金的湯姆司說得更露骨：「事實上很多人已經覺得，似乎有更高的智慧在創造宇宙法則」²。在學術界對現代科學似乎有給予新評價趨勢的大環境下，讓我們來仔細看一看環境這個領域。

早期西方哲學家對環境幾乎採取完全忽視態度。如蘇格拉底有一位友人向他描述藍天白雲、紅花綠葉自然之美時，不耐煩地打斷友人的話題說，他只聽有益學問的東西，不要浪費他的時間。不過最能掌握當時人類心態的，可能是亞里斯多德。他認為天下萬物都是為了人類而存在。有一位哲人說過，如果不是為了人類的賞心悅目，花為什麼要開得如此艷麗？在這種心態主導下，從西元十八世紀工業革命開始，人類不斷向環境進行大規模摧殘，破壞生態體系，引發種種環境危機。到西元十九世紀中葉，自然學家開始對以人類為中心的環觀提出質疑。他們從實地觀察結果，認定人和萬物之間，其實存在著相互依存關係，破壞了環境生態，人類同樣嚐到惡果。事實上很多環境問題，都是由於人類行為中，對自然缺少尊重。在這裡似乎不得不讓人舉起大拇指來讚頌秦始皇，在二千多年前就已創下尊重自然的典範。我們這些自以為受過科學洗禮的後生小子，盲目追求財富，不惜破壞自然而且自以為是。即使在環境保護重要性已經被普遍接受的今日，環保單位在政府裡的位置，總是敬陪末座。比起秦始皇，連三皇五帝都不放在眼裡，偏偏要去尊敬改善環境的治水專家

大禹，真是今不如古。同時也使人深深覺得，如今要談永續發展，首要應該是學學秦始皇尊重自然。

尊重自然雖然是達成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本身並不足夠。第二步應該是認識和瞭解自然。這一點聽來容易，做起來卻很困難。因為人類總是習慣於用自己的想法，來衡量其他萬物的處境。因此，直到西元十九世紀，花為什麼要開得如此艷麗這個問題，仍然困惑著自然學家。當時美國政府為了南方各州不肯解放黑奴，在西元一八八一年發動內戰。可是聯邦政府這場戰爭打得非常吃力，前線連連傳來敗績。林肯總統不得不在西元一八六四年3月10日下令再徵兵五十萬人，來保衛政權。有一位年方二十六歲，未婚男性繆爾先生，深感難逃被徵命運，又不願充當炮灰，便在同年六月偷偷離開威斯康辛州故鄉，沿著五大湖中的休倫湖，奔向加拿大蠻荒地區逃避兵役。一天他沿著一條小徑來到一處又潮溼又陰暗的沼澤，忽然看到一叢非常罕見的白色蘭花。這地方離開有人居住的地方是如此遙遠，而這些白蘭花又是如此美麗，繆氏恍然大悟，拆穿了幾千年來哲人的謊言。因為花是為了自己的目的才開的，根本和人類無關，花開得漂亮，也決不是為了人類。後來繆氏成為出名的自然學家，並且創辦山岳會，目前已成為全球性組織³。繆氏和同時代自然學家這種對萬物的新認識，促使人和環境的關係，從以人為中心逐漸轉移到以生物為中心，人不過是萬物之一。不過要對自然界的形形色色，真正認識，仍然是困難重重。生物中最受人曲解的似乎是蝴

蝶。宋朝大政治家歐陽修有一首叫望江南的詞：「江南蝶，斜日一雙雙。身似何郎全敷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天賦與輕狂。微雨後，薄翅膩煙光。纔伴遊客來小院，又隨飛絮過東牆，長是為花忙」⁴。把蝴蝶描寫成打扮得漂漂亮亮游手好閒，整日追香逐花，風流自在，實際上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蝴蝶好不容易從孵化、幼蟲、成蛹等過程，才脫穎而出，而為成蟲。但留下來的成蟲生命卻只有短短幾天。在這極為短促的時間裡，必須要找到配偶，尋覓產卵的地方，達成傳宗接代的任務，每一種蝴蝶只能找同類的配對，因此白蝴蝶不能配黑蝴蝶，不像人類黃種男生可以娶白種女生，更增加覓偶的困難。每一種蝴蝶幼蟲都需要食用特種植物來成長，這種植物不是到處都有，找合適地產卵工作的艱鉅可想而知，同時蝴蝶成蟲本身也要攝取食物維持生命。這食物又往往只能在一些特殊植物中獲得，這些植物又常和幼蟲需要的不同。因此蝴蝶一直是在和時間賽跑，希望在極其有限的短暫生命內，完成自然賦予的任務，哪裡有「瀟灑走一回」的心境？這個例子充分說明人類要真正瞭解自然和自然現象的一切，實在不簡單。筆者也曾經有過一次頗具啟發性的經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大陸沿海城市幾乎都被日軍佔領，筆者只好在鄉下進中學。這個中學設在一所祠堂裡。那時候軍隊也大多駐紮在祠堂和廟宇裡，因此祠堂常常被日軍當作軍事目標。有一個春天，日軍大舉進攻，佔據了筆者的家鄉，繼續向學校所在地推進。校方不得不緊急關閉學校，疏散學生返家。我們少數有家歸不得的學生，留在靜寂的祠堂裡，不知如何是好？一個上

午突然聽到日軍轟炸機聲音，隆隆不絕，和通常只是經過上空很快過去不同，心裡就覺得有些不妙，只好躲在教室裡一張堅固的香桌下，以防萬一。偷偷向天空望去，只見三架飛機在只飄著少許白雲的碧空盤旋。整個教室只有筆者一個人俯臥在地面上，默默想念不可測的未來。這祠堂包括一座門樓，三進大堂。筆者的位置是在第二進大堂。這時候清晰可見門樓首先被炸彈徹底摧毀，接著又炸毀了第一進大堂。筆者心裡盤算，輪下來應該是筆者這一進了。果然一架飛機向筆者俯衝而來。可能是轟炸前面兩座建築物時好像不見人影，或者攜帶炸彈不多，對筆者這一進大堂只擲下榴彈之類的輕型爆炸物；把屋頂的瓦片震得稀碎，在筆者周圍落得滿地。大堂的木架結構倒屹立無恙。這時候使筆者十分驚奇的是，在瓦屑和塵埃裡，竟然爬滿了長的、圓的、大的、小的各式各樣蟲類。過去天天在這裡上課，夜夜在這裡自修，完全沒有想到有這麼多小生物和筆者共享這片空間。使筆者深深領悟到，就以我們在施工時砍掉一棵樹為例，有多少人會想到這不僅是一棵樹的死亡，事實上還有數不清的微小生物寄居在這棵樹獲得食物，多少隻鳥疲倦時要在樹上休息？多少路人要在樹下乘涼？多少水份要經由這棵樹變成水蒸汽，來參加水循環的行列？多少地下水靠棵樹來涵養？因此，即使是一棵小小的樹，除了是生態系統的一部份外，本身也形成一個微形生態系統。樹倒了，受影響的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因此不能真正認識和瞭解自然，實在很難談到落實永續發展。可惜人類目前對自然的認識和瞭解，可以說是極其有限，而自然的一切，人類也恐怕也

永遠無法全部真正認識和瞭解。在這種情形下，走向永續發展第三步的最佳選擇，似乎是順乎自然。

過去常有人喜歡說「人定勝天」，意思是人力可以戰勝自然，逆勢而為。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說這樣的話了，理由很簡單，在很多場合，人力真正戰勝自然的結果，吃虧的居然是人類自己。美國佛羅里達州大濕地開發，便是一個例子。這個大濕地佔地很廣，都是沼澤，長滿了害人的鱷魚和毒蚊，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毫無用處可言。可惜美國人不知道中國的莊子，在二千多年前就說過「無用之用」的哲理，居然在西元二十世紀中葉，大家以為對環境已經有相當瞭解的時代，當地糖業公司出動大批建築機械，填平大濕地的大片沼澤，開闢大型種植場，造成地方一時繁榮。可是好景不常，環境很快出現失調現象。因為沼澤是地面水、地下水和大氣中水份交換最頻繁的地方，同時又是生態最豐富的地方，還要加上調節洪水等功能。失去了沼澤，整個地區立刻發生了種種環境問題，使得聯邦政府不得不編列龐大預算，並且向糖業公司徵收費用，計畫逐步還給大濕地的本來面目，成為不順應自然，逆勢操作產生不良後果的最佳「負面示範」。

尊重自然，認識和瞭解自然，以及順乎自然，雖然不一定能保證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但是套句古語，應該是「雖不中，亦不遠矣」。

參考文獻

- 1 楊家駱主編，「史記附札記」，鼎文書局出版，民國71.9.2.台北市。
- 2 "Science Finds God", *Newsweek*, July 27, 1998, 99.44-49。
- 3 R. F. Nash, "The Rights of Natur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USA, 1989。
- 4 高政一註譯，「唐宋名家詞選析賞」，雷鼓出版社印行，台北市，民國69年。